



诗歌隧道

小雪

崔军峰

我望着清冷的天空
轻轻喊着雪的小名
它回应,冷中的暖
阳光,透过斑斓的叶
洒向,行人的肩

它回答,纷扬的白
又小又轻,很短暂
似羽毛,像星星
触动,心中的弦

幽香,浮动着小雪
老院的寒梅
懂得天地的奥秘
许下,丰饶的年

冬日的序曲

丁太如

收割后的田野敞着胸膛
庄稼茬子在风里瑟缩
诉说着丰收后的疲惫
几只麻雀蹦跳着觅食

为寂寥添了点生气
农家小院的烟囟
升起袅袅炊烟
裹着饭菜香
在冷空气中飘远
召唤着归人

立冬不只是节气的转换
更是心的转场
可以围炉说家常
也能踏雪寻诗韵
它是冬日乐章的序曲
奏着宁静的歌
引我们走进
满是诗意的白色世界

乡愁

黄耀胜

霜降节气后的空气
有了些许冬天的味道
那个念及故乡
不由自主地寒颤
抖成炊烟的模样
檐下的旧巢
张望燕子飞离的方向
期待扇动的翅膀
轻轻的呢喃
谢顶的那株老榆树
倔强地守着院子
盼望听到回程的脚步
故乡越来越老
越来越瘦
可那缕炊烟
那对燕子
那捧榆钱的甜
依然在心头回味

冬日观树有感

张秀梅

万壑千沟金毡厚,枯枝虬干傲寒风。
凌霜映日积能量,待到春来叶更浓。

初冬游湿地公园

左研生

蒲萎萍枯芦草黄,波寒岸远水茫茫。
初冬湿地迷诗客,雅韵歌照夕阳。

游查干湖

张云华

仙境心牵难自拔,亭台举酒品鱼虾。
澄湖水阔抒胸臆,圣女情浓献哈达。
千顷泛舟观苇海,万株映日赏荷花。
马头琴伴村姑唱,梦里出游早忘家。

小雪至,雪将至

裴金超

小雪,即细小的雪花。而《群芳谱》这部古籍中这样描绘:“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简短数语,不仅勾勒出了小雪时节特有的气候特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凉意,预示着更加严寒的日子即将到来;同时也点明了此阶段降雪量相对较少、规模不大的特点。

追溯至《说文解字》,我们还能发现关于“雪”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雪”,其古字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方为“雨”,下方则是象征扫帚或彗星尾巴形状的“彗”。这种构造巧妙地融合了自然现象与人文寓意,寓意着纯净无瑕的雪花如同一把神奇的扫帚,能够拂去世间一切尘埃污垢,带来清新脱俗之感。因此,当“小”与“雪”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时,不仅仅描述了一种气象景象——轻微但足以引起注意的降雪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美好愿景——希望通过这场温柔细腻的初雪,洗净心灵上的浮躁与疲惫,让世界回归那份最初的宁静与和谐。

唐代诗人戴叔伦曾以“花雪随风不厌看,一片飞来一片寒”的诗句描绘了雪花飘落时那份既美丽又略带忧愁的画面。随着雪花不断堆积,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是越来越浓重的寒意。但是,在我看来,这漫天飞舞的雪并非只是冷酷无情地增加着大地上的寒气,相反地,它更像是一位温柔体贴的朋友。当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轻柔细腻的白纱轻轻覆盖住时,原本喧嚣繁忙的田野和村庄此刻变得异常宁静祥和。对于辛勤耕耘了一整年的农民朋友们来说,这场及时降临的小雪不仅意味着可以暂时放下手中沉重的工具,享受一段难得的休息时光;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田野里,麦苗在雪的覆盖下,仿佛得到了一层保护膜,既能抵御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侵袭,又能保持土壤的湿润。就这样,麦苗们在厚厚的“棉被”下沉睡去,做着来年丰收的美梦。

我记得儿时,有一年小雪时节,天空突然降起了鹅毛大雪,这下可把我们小孩高兴坏了,约上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以至于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作业。直到母亲唤了我好几遍,才依依分别。一串小脚印追随着我回到温暖的屋子,摘掉毛线帽子,头上冒着热气。母亲将一个早已在火炉上烤好的红薯,递到我热乎乎的小手上,红薯流着蜜糖,更流进了我的记忆里。

小雪,是自然界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人们生活节奏变换的信号。民间流传着一句“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在这个节气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为食物匮乏的冬季做储备。母亲也不例外,腌菜也成了冬日里的一种仪式感。我记得母亲会将白萝卜、洋姜、芥菜头用大粗盐粒和各种香料腌上满满一大缸,然后放在阴凉处。等到大雪纷飞的时候,那些咸菜已经变得金黄诱人,不仅散发出浓郁的咸香气,更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一丝醇厚的味道。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而母亲也渐渐老去,她已不再种地。在当今社会,健康饮食的观念日益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过量摄入盐分对身体的不利影响。但每到小雪时节,她依然会坚持去集市上买回几斤萝卜,按照以前的方法,腌制上一小坛子咸菜。她说,这早成了习惯。每次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我都会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那坛咸菜,不仅承载着母亲的味道,更承载着岁月的温情与回忆。

这一切的一切,如同一串串珍珠,串联起我成长的故事,也塑造着我的未来。

无论小雪之日天空是否飘洒雪花,只要季节的步履悄然驻足于那一刻,儿时的快乐、无忧与温情,便会化作纷纷扬扬的雪花,悄然飘落在心田,融化成一片片温柔的记忆。



一纸报香润心田

王贤浩

冬月的寒气里,夹着一丝熟悉的暖意,那是新报纸油墨初干的芬芳。我照例走向邮局,为家中订阅新一年的报刊。窗外是信息奔流的数字时代,指尖轻点便能阅尽天下事,可我心底最珍视的,仍是这一纸实实在在的墨香。

报香总将我的思绪牵回那个物质与信息同样匮乏的童年。家乡偏僻的小村庄,报纸是真正的“稀罕物”。父亲常去乡里开会,每次归来,我们最期盼的不是糖果,而是他帆布包里那几张带着风尘的报纸。尽管边角卷曲甚至破损,在我的眼中却珍贵无比。晚饭后,父亲会仔细洗净手上的泥土,这才郑重地铺开报纸。整个屋子仿佛都亮堂起来。我们兄弟围拢过去,小脑袋挤作一团,齐声叫道:“真香!”父亲眼角漾开笑纹;“这报纸啊,不光闻着香,里面还装着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天南海北、奇闻轶事呢!”在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山外的高楼大厦、江河湖海上的大桥和轮船,懵懂的心里第一次勾勒出外面世界的模糊轮廓。

父亲极爱这些报纸,读完从不丢弃。除了挑最平整的给我们包皮外,其余的都仔细贴在堂屋的土坯墙上。日久天长,四面墙成了厚厚的“报纸墙”,也成了我童年的“识字乐园”。

入学后,我常搬着小板凳仰头在墙上找新学的生字。每找到一个,就像发现宝藏,兴奋地画圈炫耀。再大些,我开始磕磕绊绊地读上面的句子,给弟弟们讲故事。墙面几天就被我画得斑斑点点,父亲从不责怪,只是默默地糊上新一层报纸。

后来父亲南下打工,“报纸墙”停止了更新,但他与报纸的缘分却更深了。每年春节归来,他的行囊里除了给我们的礼物,几乎全被捆扎整齐的报纸填满。那是他在工作之余从城市各个角落搜集来的。我贪婪地扒向这些精神食粮,在字里行间不仅读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仿佛触摸到父亲在异乡的艰辛。报纸,成了连接我们父子、连接故乡与他乡的温情纽带。

入伍后,部队阅览室的报刊琳琅满目。无论训练多苦,只要得空我便钻进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继续为我打开眺望时代的窗口,滋养着我的精神世界。在报香的陪伴下,我不断提升自我,最终实现了人生的转折。而随着父亲的年老体衰,报纸竟成了他生命中最重的分量,每年的订报季,我总会为他奉上一张精致的订报单,并和他一同寻找适合他阅读的《老年报》、本地区报纸和健康养生类报纸等,让父亲在那熟悉亲切的墨香中,抚慰他忙碌操劳的一生。

如今我已转业归乡。每当夜深人静时,泡上一杯清茶,在柔和的灯光下展开带着墨香的报纸,指尖拂过粗糙的纸面,国际风云、社会万象纷至沓来。这不仅是阅读,更是与老友进行一场深沉而安宁的对话。白日里的浮躁渐消沉淀,心灵回归丰盈的静谧。

一纸报香,浸润心田。从故乡的土坯墙延而來,穿过岁月河流,流淌过我的整个青春,至今仍在生命里散发着恒久的芬芳。这芬芳里,有泥土的质朴,有亲情的温度,更有一个民族高歌猛进的气息。它告诉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浸润在纸张里的深情与厚重,永远是生活的最本真底色!



偏头关

于云飞

追寻明代先人建关筑城的足迹,15年前的夏秋之际,曾有过乘山西长途公交车从朔州西行到偏关的旅途。沿途山峦起伏,树木稀疏,虽无旷野的风吹草低,但偶然也能见到羊群或零零散散的牛群。还有梁峁山腰处的星星点点,那是东北人鲜见的几户人家聚集的窑洞,车窗外视野内流动着无处不在的晋西北高原丘壑空旷犷悍豪放之美。这里北衔内蒙古高原漠地,西接陕北黄土高原,三省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就更加参差错杂。放大版图这里的北边是明长城,西边是黄河转头南流入晋的河套峡谷,峡谷中黄河水流湍急,峡谷两岸是沟壑纵横的一道道峁丘,黄土丘陵上的古长城和刚刚转头向南的黄河峡谷在此交汇,这样地形地貌其地理优势,非常有利于建关设防。史载,“五代迄宋在这里置偏头砦,元时改关。现关城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改筑。”当年明朝在此改建关城肯定规模超前,中国的古长城及现有的北方古关城中最坚固、最险要、最宏大、最震撼人心的存在,几乎都是明朝的建树。重新改建的偏头关,地上依山筑城,谷底据险设防,并派有重兵驻守。目的就是扼制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两千多年来不间断的相互对抗,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肆意侵掠和农耕民族的强烈反击,到了明朝丝毫没有停歇之意,反而因元朝的灭亡显得更加危迫,为防御蒙古瓦刺、鞑靼等游牧部族的侵扰,明王朝一直在建关筑城,历史上的九边重镇防御体系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汽车过了老营堡、小营、陈家营、马站,不用问这些都是当年金戈铁马故垒营盘的遗址,不论按时间和里程推测,还是根据这附近的地名揣测,似乎都在告诉我偏关快到了。这些地名与军队驻守有关,岂知当年这偏关在军事上是何等重要,明太原镇总兵就曾在此驻守。可见后人把这里称之为“三晋之屏藩”“晋北之锁钥”并非虚言。15年前在汽车行进的路上,遥望威武雄壮的关城,就曾赞叹不已,特别是保存完好的城楼,更让人刮目相看!威震一方的北方军事重镇,名重当世的山西西北境内的铁壁雄关,在此巍然屹立了600余年,不管风霜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其气魄其豪迈丝毫不减当年。送目眼前的一切,幽思中又想起了明王朝在戍边御敌建关设防上的不朽功业。从初始的长期留守北大的大将军徐达,到后来的抗倭名将长期镇守北方的戚继光,

以及北方特别是靠近长城的各地督抚各路总兵,需要时他们几乎都有修建长城和筹建关隘的经历。明朝在其存在的276年中为国家为民族留下了众多令人瞩目的建筑遗产,应该说在历史文化建筑史上明朝是对中华民族有特殊贡献的一个朝代!

视野中城楼凸显,人可以不费周章直接来到关城下,见城门上有“偏头关”三字,随意问同在一个小饭馆里就餐的当地人,这地方为什么叫偏头关?小饭馆里有五六位年轻人,面对我的求教,竟无人回应。还是老板娘爽快,“我们没文化,还真的不知道。”这质朴的语言,瞬间消除了众人的尴尬心理,听了让人感觉既亲近又诚恳实在。但也令人担忧,都这么年轻怎么就能没文化呢?想来只能是久居于此,早已没了好奇心,习惯上更是无从在意而已。想起了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我曾问一位送我赶路的好心人,“这里如今还有没有契丹人的后裔?”他说一个都没有。我指着路前方山坡上的辽代南塔问:“上去看过这塔吗?”他说,“40多年从未到近前看过那塔,没那好奇心。”他说得真干脆,没那好奇心。他没有好奇心的结果就是,即使人在当地,也难免一无所知。但我依然很感谢,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天他一直用毛驴车把我送到山坡直到车上不去为止。这个从来不曾看塔的人,竟然为一个陌生人的好奇心,足足送了我三四公里,他让我看到了农民身上淳朴的传统美德!实话说,刚看到偏头关城的地形,就已猜出了八九分。回来后查过资料,果真:“此关东衔管涔山,西濒偏关河,因东仰西伏,故又称偏头关。”

山西乃文化大省,历史悠久,如果你钟情文史古建,会有目不暇接百看不厌的感觉。可贵的是这里凡是有影响的遗迹大体上都保护得很好,唯独这偏关地方边远荒僻,尚未不及顾及。说此话,是我因近距离观望后,看到这里的城墙多已毁损,原有的三座关城,也仅剩南门一座,而得出的结论。不过此类遗憾也不仅仅是偏头关,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生前也曾为这残破竭虑,甚至京城每拆掉一砖一瓦都让他心如刀割。不曾想即便是这样一位在建筑学术领域里以求实求是著称的精通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大师级人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也难免空怀保护历史建筑的报国之志,最后也只能是自身肝肠寸断,颜面尽失。如

果当年我们听他一句话,50年后还用重修永定门吗?相比,山西是全国历史文化、古迹文物保护得最好的省份之一。此行山西,一路所见各处都在大兴土木,曾猜想这些工程大多是当地自筹自建的。在雁门关建筑工地,有一面旗帜上写“恢复古关原貌”,一问都是何人在此施工,答我们都是代县人。因雁门关地处代县,看来建设多数还是要靠自己来做。像这样“自己来做”的,并非仅有现代的山西人。晚清,杭州西湖边上的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墓地几近荒寂,当年就是在鸦片战争中受国人尊崇的抗英先驱林则徐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修葺的。他的“惺惺相惜”,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和赞誉!我去杭州西湖时,曾专程到此凭吊,现场观察得知当地政府对此墓地极为重视,如果没有政府牵头修复保护,于谦墓今天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在我心中保护好先贤的墓地,是缅怀先贤、告慰英灵,发扬光大民族英雄勇赴国难、忘我牺牲精神的最佳选择。同理保护好边关古城,历史遗迹、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当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代人尽责。每想至此,就从心底愈发感谢山西人对历史古迹的爱护!人们都说,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凭什么?当地的历史文化深厚是其一,尊重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超强意识是关键!

偏关孤远这是事实,甚至让人于无意中想到这也是它为什么叫偏关的又一种非正确解释。经此一行,始知古偏头关不仅仅有长城,它还辖边墙四道,“现存边墙最佳处为黄河岸桦林堡地段,约30公里,全部包砖,高耸河岸,极为壮观。其余大部夯土犹存,随山据险,似黄龙逶迤于群山峡谷之中。”只可惜,虽然也有沿黄河到河曲境内的旅程,临河远望心向往之,但毕竟是非自驾出行,孤旅独行无法近身瞻仰。只能从明代进士崔鏞的“黄河曲曲涛西下,紫塞隆隆障北环”的诗句中去体悟偏头关边墙的雄奇险拔了。从山西重视历史文化的视角考量,特别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国度,在国家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今天,这里现存的古迹15年来肯定会修缮保护得更好,甚至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周边的一切也会规划整治得更好。如是,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赴偏关,重温历史,再叙离别。想来,那何尝不是令人神往的快意之旅、快乐人生。